

燕子◎著

一顶市委书记的桂冠忽然落在头上，虽然级别都是正厅级，但毕竟是全国兴办的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城市的“一哥”。  
可是，为什么他情愿得罪上级领导，情愿从此中断仕途，情愿“靠边站”，情愿“让位”、“转岗”、“退休”，也不愿接受这一任命？百般“抗旨”，万般推辞……

# 市委书记



中国金融出版社

燕子◎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哲强

责任校对：孙蕊

责任印制：丁淮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委书记 (Shiwei Shuji) /燕子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7 - 5049 -6436 -6

I. ①市… II. ①赵… III. ①李统书—先进事迹  
IV. ①K82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0339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48 毫米 × 210 毫米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76 千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ISBN 978 -7 - 5049 -6436 -6/F. 599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 目 录

楔子 .....	1
“抗旨” .....	2
局势 .....	10
心迹 .....	22
潮汕之子 .....	30
“嘎叽郎” .....	34
被“修理” .....	44
“冰山” .....	55
发招 .....	62
信用宣言 .....	65
清吏治 .....	69
“攻坚战” .....	77
官与商 .....	90
实事实做 .....	97
信中治汕头 .....	101
实话实说 .....	107
又见李嘉诚 .....	113
变化 .....	119
民企突围 .....	127

潮商大会 .....	136
“明星” .....	140
黎民百姓 .....	144
房子 .....	149
走进乡村 .....	157
治水 .....	167
汕头的事汕头办 .....	169
开始 .....	173
作者告白 .....	175
青春 .....	176
成熟 .....	179
组织部新来的“老科长” .....	181
电大学生 .....	183
台阶 .....	188
“四把火” .....	199
附录一 .....	205
附录二 .....	218
附录三 .....	224
后记 .....	237

# 楔子

想做官，也许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一种求生存、图进取的本能。

想做个好官，则是人类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泽惠四方、流芳百世的文化。

做官并做个好官，是许多人的梦想和一生努力的方向。

清代有一位在 19 世纪下半叶官居显位、站上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巅峰的大人物，叫曾国藩，他十分推崇其老师唐鉴赠与的“不作圣贤，便为禽兽”条幅。漫漫官道，浩浩官场，行走中人难以逃脱的，也许便是心灵里圣贤与禽兽的博弈。

千百年来，多少人在官道上摸爬滚打，筚路蓝缕，即使做不成好官，成不了圣贤，变作了“禽兽”，也情愿宦海浮沉，不甘上岸。

因此，当确凿的升迁任命消息传来时，就算是城府极深、最沉得住气的人，心底也会涌动忍不住要喷薄而出的喜悦。

不过，对于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李统书来说，一道调任汕头市委书记的消息却搅得他坐立不安，乃至千方百计“抗旨”。

## “抗 旨”

时值 2001 年 3 月 21 日。

初春的深圳，正值吐故纳新的季节。积压着四季尘埃，坚持了一个冬天的绿色已变得灰蒙蒙。不经意间，这一层灰绿哗啦啦脱落，一团团、一簇簇洋溢着新生命蓬勃生机的鹅黄绿迅速攀满枝丫，取代飘逝的老叶。市委大院前深南大道两旁的一片新绿之中，几株高挺的木棉树冲着天空盛开火红的花骨朵，张扬而奔放，毫无顾忌地喷发出一道执意报春的激情。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李统书如常上班。尽管昨晚睡得很迟，他仍然神采奕奕。市委大楼里，他分管的工作用 16 开纸 3 号仿宋字体打印出来，有将近半页。活多事多，他不怵。分管的工作多，意味着组织和领导的信任，再忙再累，他也做得非常开心。竭忠尽智，干得顺当顺利，心里无尘无垢，夜里睡眠时间虽短，但睡得踏实，精神自然就好。顺眼望去，春意盎然的景色又令心情添了几分畅快。

可是，这种畅快自踏入办公室门口起，就被一股神秘的气氛搅散了。李统书隐隐感到不大对劲——不到半个钟头，一连接到几个异常的电话，有深圳本地的，也有来自汕头、广州的，询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听说你要变动工作？”

一开始，他没把这当回事。机关里，总有一些小道消息在传，空穴来风，理有固然，有的是无稽之谈，来得快，去得快。因此，对于这些出于关心的来电，他一概坦然地答：“哪来的话！去年市委才换届，我刚变动工作不久，挺顺的，市长在市委书记分工会上戏

称‘枪杆子和笔杆子都给统书抓去了’，与大家相处得也很好，主要领导又这么信任我，变动什么工作！”

但询问者对于他的回答并不认同，继续说：“不是啊，你真的要离开深圳，工作要变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李统书越听越觉玄乎，越听越感紧张。

这种莫名其妙的询问还在持续。机关里有的同志路过他的办公室，在门口冲着他很有意味地笑；有的同志一向很少串门，此刻却有事没事走进来，一副想说什么、想问什么的样子，但欲言又止；有的老部下仗着跟他熟络，一见面就直奔主题：“老领导，听说你要去挑重担了？”

李统书心里的疑惑越来越大，口中还是说：“别乱说，哪吹来的风？”

一位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老部下说：“听说汕头出了事，省委要你去主政。”

一听到“汕头”二字，李统书就摇头：“唉，那地方，虽说是我的家乡，可出来这么多年，我都极少回去。近年来那里的一些社会风气叫人感到烦恼。”

副部长言之凿凿：“正是因为那里的问题严重，才叫你去的。”

李统书制止老部下再说下去：“别乱说，没可能。”

副部长说：“你不信？我替你打电话问问。”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直接打到省委组织部，“领导啊，现在我们这里传说统书同志要变动工作，是不是要到汕头当书记啊！”

对方既不否认也不肯定，而是打着哈哈说：“你真行啊，消息这么灵通。”

这样的回复令李统书的神经立即绷紧，此时此刻，他变得格外敏感：传言被间接证实了。



真有这么回事？怎么外面都传开了，自己还蒙在鼓里？他要马上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想到要找的人，是省委副书记黄丽满。她是他的老领导，1995年，他从她手里接捧市委秘书长，非正式场合，还常尊称她“师姐”。这位老领导在省委分管组织人事，一定清楚事情的真相。

李统书没有犹豫，马上拨打黄丽满的电话：“丽满同志，怎么我今天一上班就听到说我有什么情况？”

黄丽满反问他：“什么情况？”

李统书直白地说：“听说要我变动工作？”

黄丽满在电话里顿了顿，口气变得严肃起来：“统书，我正要找你谈。”

一闻此言，李统书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胸腔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无名之气充塞了——对方的话无疑又是一个证明！他急促地说：“现在就谈。”

这一刻，黄丽满因为脚扭伤了，正在家里休养，过一会医生要来给她换药，叫他稍晚一点来面谈。

听说她有伤要换药，李统书不好意思再缠着不放，只是一迭声地说：“越快越好，越快越好。”

此刻他急于马上揭开谜底，连向黄丽满问候伤情都忽略了。

从民间传说到省委组织部门间接核实，再到黄丽满的态度，一切都说明了：不是谣传，是真有其事。

李统书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电话不停地响起，依然是一个又一个同事、熟人向他打听、求证。他不禁烦躁起来，脑子嗡嗡乱响。

过了不久，他接到黄丽满亲自打来的电话，叫他过去。

这时，大概是9点一刻。从8点上班到现在，时间好像已过了很久很长。

李统书心急如焚，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黄丽满的家。

行动不便的黄丽满面容凝重，不等他发问，主动开门见山地说：“汕头前段时间出了事，惊动了中央领导。上级对汕头的事情很重视，抓得很紧，派了工作组去整顿。为了加强汕头领导班子的建设，省委研究决定派你去汕头当书记。”

李统书听到这里，马上打断她的话，一迭声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不去。从感情上讲，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因为我本人是潮汕人。但是我确实感到那里风气不好，不愿去。一是我对那种风气不正的东西，无能为力改变；二是我对经济工作不熟。作为一个市委书记，除了整顿作风，搞好班子建设，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经济发展了，才能做得好工作。我不懂经济，加上有些歪风邪气已积重难返，工作难开展，担子太重，我干不了，我不去。”

听起来，就像个小弟弟向姐姐诉苦似的。

黄丽满笑笑，想把气氛缓和下来：“统书，你不是经常叫我师姐吗？怎么这样呢？”

李统书本能地对这项工作调动十分抗拒。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项关键性的重要任命落到自己头上，还直接涉及自己的家乡；更没有料到这次任命来得这么突然，事先没有一点征兆，没有人征求一下自己的意见，没有给自己时间慎重考虑。从得知消息到证实消息，只不过短短1个多小时，他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来，根本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深思。他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一种感觉：不要接受这项任命，不要去蹚那一池浑水。

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连珠炮似地说：“我实在不想耽误工作，汕头书记我干不了，如果认为深圳市委副书记我干得不好，不行的话，我让位，要不，我转岗，到市人大政协当副职，再不行，我退休。”

这倒显出一股率真的孩子气了。

黄丽满摆摆手，说：“你想到哪去了。谁要你改行，这是要给你压担子呀。去当一把手，是组织对你的信任。”

李统书还是一个劲地表示：“我不去，我搞不好，不要辜负组织的信任和期望。一种风气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搞好的；一种好风气的形成，也不是几年能完成的。汕头现在是那样的情况，我已经55岁了，年纪这么大，实在是力不从心，请求省委另外考虑年富力强的合适人选……”

黄丽满说：“省委决定派你去，是经过慎重考虑、认真研究的，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李统书哪听得进去？情急之中，他又找出了理由：家庭有困难，老伴常年身体不好。

多年之后，跟朋友坐在一起闲聊时说起这一幕，李统书觉得那一刻的自己简直就是失了魂，黔驴技穷之下，近乎耍赖了，不停地把让位呀、退休呀之类的话车轱辘地说了一圈又一圈。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去。”

软磨硬抗，死乞白赖，黄丽满始终没有松口。面对李统书的焦灼，她平心静气地说：“省委是了解你的，你是有能力的。已经做出了决定，你就干吧。我们一定会支持你。”又动之以情地说，“你去，有困难，我会支持你。等我的脚一好，能下地后就到汕头看你。”

黄丽满的话，李统书听了还是很感动的。于公于私，他对黄丽满都非常尊重。可感动归感动，对这项任命，他还没有过自己的心理关。

一个说不想去，心里老觉得有股子别扭劲；一个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耐心地进行说服。

一个代表个人意见，反复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心声，希望上级能

收回成命；一个代表组织，言语柔婉却绝不动摇。

就这样，一直磨到将近中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为了不影响黄丽满的休息，李统书快快地告辞，回机关吃午饭。

走在路上，李统书反复地自己问自己，真要去汕头当市委书记？又自己回答自己：不去。

虽然因为心事重重没什么胃口，李统书还是走进了食堂。端着盘子打菜的时候，碰见市委书记张高丽，他心里的委屈忽地又涌了上来，冲着张高丽就说：“高丽同志，这么大一件事，你怎么一句话、一点消息都没透露给我。”

张高丽一脸无辜的样子：“什么事呀？”

李统书气呼呼地说：“什么事，到现在你还蒙着我呀！”

张高丽还是不松口。

李统书满腹牢骚，几乎像“控诉”了：“你给我的分工那么多，对我这么信任。这种情况下，我的工作要变动了，你都不告诉我。”

张高丽慢条斯理地说：“统书同志，那是政治纪律啊。省委书记办公会提出要求，这个不能告诉你啊。”

“政治纪律也要人去执行啊！现在我的工作就要变动了，人就要离开这里了，你还捂着不跟我说。不告诉我，谁去执行啊？”

张高丽还是绕弯子：“什么事啊？”

李统书憋不住了：“什么事？丽满同志已经跟我谈了。我也向她表态了，我不去。”

张高丽不跟他急，温和地告诉他：“不要这样嘛。省常委会、书记办公会，都是长春同志主持的，已经研究通过了。”

这时的李统书，显得又倔又犟：“不行的话，我让位，我转岗，到市人大政协当副职，再不行，我退休。”他把对黄丽满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张高丽也像黄丽满一样不为所动，坚持说：“这是书记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的。交代我们不能说，你现在知道了，我就这样告诉你。”

李统书冲口而出：“请你转告长春同志，我不去。理由一是年龄大，二是不懂经济，三是家庭有困难。往下怎么办，怎么安排，让位、退休我都没有意见。”

看上去，还真铁了心“抗旨”了。

当市委书记，尤其是当一个经济特区城市的市委书记，是许多为官者的梦想。在人们眼里，这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可望而不可及的职位，一个位高权重、握有一座城市“第一把手”的职位。当一个市委书记最迷人之处，就是他可以与一座城市建立一种奇特的关系，可以充分发挥他的创造力，把他的个性、才华、智慧乃至细致入微的思绪全方位地给予这座城市，在这座城市打下他任职期间的烙印，成为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多少人在官场官道上吭哧吭哧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爬到科长已十分吃力，上到处长一级已觉得路到了尽头。市委书记，那是要多大的造化才能圆的梦！

其实，人在官场上，谁不想进步？谁不想向上、再向上？关键是为为什么要当官，通过什么途径、运用什么手段当官，如何当官。李统书认为当官是一种责任，职务越高，责任越重。他是一个求上进却不执迷于步步高升的人，一直踏实稳重，知所避趋，不爱折腾，并对自己目前取得的成绩甚感满足，常说自己是个幸运儿。

理论上说，已近55周岁的他在官场的执政生涯已来日无多，上升通道眼瞅着快到终点，大多数到了这个岁数的官场中人，已有逐渐退出舞台的感觉和心理准备，在这关口上，一顶市委书记的桂冠忽然落在头上，该是一件喜事，虽然级别都是正厅级，但毕竟是全国兴办的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城市的

“一哥”。

可是，为什么面对升迁，他不仅没有常人的欣喜，没有激动、遐想、自豪和暗地里的心驰神往，没有雄心勃勃地向上级立下“军令状”，没有琢磨未来的执政大计，反而有悖常理，万般推辞？

为什么一听到要他赴汕头任职，他就猛摇头，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为什么他情愿得罪上级领导，情愿从此中断仕途，情愿“靠边站”，情愿“让位”、“转岗”、“退休”，也不愿接受这一任命？

汕头那边究竟出了什么事？究竟有多严重？处于一种怎样的局势？

## 局 势

其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汕头也是一个条件十分优越的城市。

汕头大学一位名叫隗市的教授曾用优美的笔触描述道：

“北半球唯一一个被北回归线穿过却不是沙漠带的海滨城市；最典型海洋性气候，年日照 2000 ~ 2200 小时，年平均气温 22 摄氏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最接近适宜人类生存的气温要求；远离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几乎没有工业污染，空气洁净，水碧天蓝，是中国少数空气洁净度达到世界级标准的百万人口城市；中国最接近世界运输最繁忙之一的台湾海峡黄金通道的港口城市，仅 380 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就可建造包括 10 万吨级码头泊位在内的港口 20 多个；有山有河有海，是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交融最彻底的大陆城市，居民来自中原，保留着最完整的中原文化，却居住在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边上；当然，这里还有着中国城市所拥有的最优惠的政策：沿海开放城市、特区、保税区；拥有中国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资本背景——中国海外华人中包括华人首富李嘉诚在内的最有经济实力的工商巨头，有差不多一半原籍在这个弹丸之地，而他们又是海外华人中最顾念家乡的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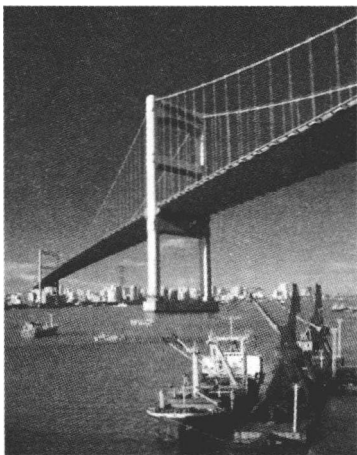
不仅如此，汕头还有着值得自豪的历史。在城市风景美丽的海滨路上，一个广告箱上赫然写着：1858 年，恩格斯在《俄罗斯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称，“汕头是中国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这句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座城市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盛况。恩

格斯写下这句话的3年后，即1861年，汕头成为对外通商口岸，8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尽管国门家门是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所轰开，却也掀开了汕头开埠的历史，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史书记载，汕头曾出现“商贾云集，楼船万国”的繁盛景象，延至20世纪末，仍有“百载商埠”之称。



汕头“百载商埠”之称并非浪得虚名。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一个圈”的时候，目光也落在了这个历史渊源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城市，中央设立4个经济特区，汕头是其中之一。这时的汕头，是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各方面的条件及基础在南粤大地名列前茅。

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条件，又是自己的家乡，李统书怎么就畏之如虎、避之不及呢？

世纪之交的汕头，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很多以前对汕头一无所知的人，都听过“潮汕”、“潮货”、“潮州人”这样的词。

不过，这一时期，潮汕“大涨”的名气不乏好誉，也与一些负面、极不好的事情关联在一起，如“最高的就业率”、“最大的骗税



案”、“最多的假货”、“最疯狂的赌博”……

“最高的就业率”，说的是潮汕人天生有着一股子不靠天、不靠地、完全靠自己的精神。据潮汕籍人士在博文中叙述，在20世纪80、90年代，全国不少大中小城市为工人下岗、市民待业而焦虑痛苦之时，汕头的市领导却骄傲地宣称：汕头人的就业率达到百分之百。有些汕头人说了许多大话，吹了许多牛皮，这一句倒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汕头人没有工作，大多数人“不找政府找市场”，自己搞定。行走在汕头地区市镇的大街小巷，无处不挤满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店铺。看上去生意不算太旺，铺前常常有几个人围坐一起，一边慢慢“叹工夫茶”，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可就这喝茶胡侃也是一种“上班”，无数信息在这里聚集、散发，无数生意经在这里免费传授，一不小心，就碰上一个机会，找到一个“合作者”，结成一个“联盟”。在这种全天候、开放式“社会大学”的“培训”中，耳濡目染，老者变得越益聪慧，少者则无师自通，任何人只要脑子“灵光一闪”，想做就去做，即刻可以加入“经商”行列，毫无“失业”之虞。有的汕头人甚至身兼数职：上班时是公务员，铺子由家中老幼妇孺看守；下了班摇身一变就成为店老板，眼观六路分析市场变化，耳听八方谋求财源广进。

如此奇高的就业率，当然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正行正业，但有的人干的却是非法之业，干的是这样的勾当——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  
制假贩假，  
走私贩私，  
六合彩赌博。

连潮汕人都自认不讳这一时期汕头地区真可谓“五毒俱全”。之所以中了“五毒”，是因为人们追求财富快速增长的贪欲就像被释放